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英] 艾米莉·勃朗特◎著 李燕梅◎译——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英] 艾米莉·勃朗特◎著 李燕梅◎译——

煤炭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呼啸山庄 / (英) 勃朗特著; 李燕梅译.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062 - 7

I. ①呼… II. ①勃…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
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8204 号

呼啸山庄

著 者 (英) 勃朗特

译 者 李燕梅

责任编辑 刘少辉

责任校对 郭浩亮

封面设计 新吉乐夫

封面插画 严文胜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com

网 址 www.cciph.com.cn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¹/₁₆ 印张 17 字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7913 定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84657880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7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5
第五章	31
第六章	34
第七章	40
第八章	49
第九章	57
第十章	71
第十一章	85
第十二章	95
第十三章	106
第十四章	116
第二卷	123
第一章	124
第二章	131
第三章	135
第四章	149
第五章	157
第六章	161

第七章	167
第八章	181
第九章	187
第十章	194
第十一章	202
第十二章	206
第十三章	210
第十四章	220
第十五章	226
第十六章	231
第十七章	236
第十八章	241
第十九章	250

第一卷

第一章

1801年的一天，我拜访房东刚刚回来，这位离群索居的芳邻往后还够让我麻烦的呢。这一带地方的确是妙不可言！我看整个英国再也找不出这么远隔尘嚣的安身之处了，真是厌世者得其所哉的天堂，而希思克利夫先生和我又刚好在这凑成一对儿。一个顶呱呱的伙伴！在我骑着马走上前去时，看见他的黑眼睛缩在眉毛下猜忌地瞅着我。而在我通报自己姓名时，他把手指更深地藏到背心袋里，完全是一副不信任我的样子。刹那间，我对他产生了亲切之感，而他却根本未察觉到，我对他是心怀何等的热忱。

“你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吗？”我说。

他点了一下头，就算是回答。

“先生，我是洛克伍德，您的新房客。我刚一到达就冒昧地前来拜访，是想表明我一再恳求希望租下画眉田庄没有给你造成不便，昨天我听说你曾经有些担心。”

“画眉田庄归我所有，先生。”他打断了我的话，愣了一下。“要是我挡得住，我绝不允许什么人给我造成不便，进来。”

“进来”这两个字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表示的是“滚蛋”的意思。甚至他倚着的那扇门，对这两个字也并未应声启动，我想正是此情此景让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因为我觉得我对一个仿佛比我还更怪僻的人颇感兴趣，倒也很是有点意思。

他看到我那匹马的前胸都快要蹭到栅栏了，才伸手打开链门，然后阴郁地领我走上石路，我们到了院子里的时候，就叫着：

“约瑟夫，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过去，再拿点儿酒来！”

“我想这大概就是咱们的全班家仆了吧，”那句双重命令引起了我这种想法，“怪不得石板缝间长满了草，牛成了仅有的篱笆修剪工。”

约瑟夫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虽然看上去还很健壮结实。

“老天爷保佑我们。”他接过我的马时，别别扭扭地不高兴地低声自言自语着，同时又那么愤怒地盯着我的脸，使我善意地揣度他一定需要神力来帮助他才能消化他的饭食，所以他那脱口而出的虔心求告和我的不速而至并无

瓜葛。

“呼啸山庄”是希思克利夫先生住宅的名字。“呼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形容词，用来描绘在狂风暴雨肆虐的天气，它坐落的处所那种喧嚣噪乱的情景。的确，这里想必是一年四季空气明净，清新爽朗。房屋那头有几棵矮小的枞树过度倾斜，还有那一排瘦削的荆棘都向着一个方向伸展枝条，仿佛在向太阳乞讨温暖，就可以猜想到北风吹过的威力了。幸亏建筑师有先见之明，把房子盖得很结实，窄小的窗子深深地嵌在墙里，墙角有大块的突出的石头防护着。

踏进门槛之前，我站住观赏了一下房子前脸儿上大肆装点着的那些奇形怪状的雕饰，特别是正门周围的那些，那上面除了许多残破的怪兽和不知羞的小男孩^①外，我还发现“1500”年和“哈顿·肖恩”的名字。我本想说一两句话，再向这位乌云满面的房东打听出点儿什么，但是从他站在门口的那副姿态，就像是要我赶快进去，要不就干脆离开，而我在参观房屋内部之前并不想增加他的不耐烦。

一迈步我们就进了这一家的起居室，根本没有什么穿厅或过道，这里他们美其名曰“堂屋”。一般所谓的堂屋，是把厨房和大厅都包括在内的，但是我认为在呼啸山庄里，厨房是被挤到另一个角落里去了，至少我听得在尽头有人咕咕哝哝地说话，还有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的响声，而且在大壁炉里我也没看出烧煮或烘烤食物的痕迹，墙上也没有铜锅和锡滤锅之类的东西在闪闪发光。倒是在屋子的一头，在一个大橡木橱柜上摆着一摞摞的白盘子，以及一些银壶和银杯，一排排，垒得高高的直到屋顶，的确，它们射出的光芒和热气映照得很灿烂。橱柜从未上过漆，它的整个构造只要留神尽可一览无余。只是有一处，被摆满了麦饼、牛羊腿和火腿之类的木架遮盖住了。壁炉台上有杂七杂八的老式的难看的枪，还有一对马枪，并且，为了装饰起见，壁炉架上一溜摆三个涂得花里胡哨的茶叶桶。地面是平滑的白石铺砌的，椅子是高背的，老式的结构，涂成绿色，一两把笨重的黑椅子藏在暗处。橱柜下面的圆拱里，躺着一条猪肝色、短毛大母猎狗，一窝叽叽叫着的小狗围着它，还有些狗在别的空地走动。

这房子和家具如果是两个普通北方庄稼人的，倒也不算稀罕。这种人常常是生就一副倔强的面容，穿着过膝短裤，扎着绑腿，使两条腿显得又粗又壮。这样的人，坐在他的扶手椅上，一大杯啤酒在面前的圆桌上冒着白沫，

① 指的是小天使，因其全身赤裸，所以说是“不知羞的小男孩”。

只要你在饭后适当的时间，在这山中方圆五六英里区域内走一趟，总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和他的住宅，以及生活方式，却形成一种奇怪的反差。在外貌上他像一个黑皮肤的吉卜赛人，在衣着和风度上他又像个绅士，也就是像乡绅那样的绅士。也许有点邈邈，可是还不至于看着使人觉得不大得体，因为他有一副挺拔、漂亮的身材，而且还带点儿郁郁寡欢的神情。可能有人会怀疑，他因缺乏某种程度的教养而傲慢无礼，我对他心生一丝同情之心，认为他不是这类人。我凭直觉知道他的冷淡是由于对矫揉造作、对互相表示亲热感到了厌恶。他的爱或是恨都深藏不露，至于被人爱或恨，他又认为是一种鲁莽的事。不，我这样下判断可太早了，我把自己的想法肆意地扣在了他的头上。希思克利夫先生遇见一个熟人时，便把手藏起来，这会和我也这样做的理由有所不同。但愿我这天性可称得上是特别的吧。我亲爱的母亲过去常说，我不会有一个舒适温馨的家。直到去年夏天，我才证实了自己真是完全不配有那样的一个家。

我正在海边享受着一个月的好天气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迷人的姑娘，她尚未对我属意那阵儿，在我眼里她就是一位女神。“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爱情说出口”^①，可是，如果神色可以传情的话，连傻子也猜得出我在拼命地爱她。她懂得了我的心思，就回送了我一个秋波，要多甜美就有多甜美的一泓秋水。我怎么办呢？我羞愧地逃避了，冷冰冰地退缩，像个蜗牛似的。她越看我，我就退缩得越远。直到最后这可怜的天真的孩子不得不怀疑她自己的感觉，她对自己的感觉起了疑心，为自己闹的误会不胜惶恐，竟撵掇着她妈妈溜之大吉。

由于我古怪的举止，我得了个冷酷无情的名声，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这有多么冤枉。

我在炉边的椅子上坐下，我的房东就坐在对面的另一把椅子上。为了不冷场，我伸手去摸了摸那条大母狗。它才离开那窝崽子，正在凶狠地偷偷溜到我的腿后面，龇牙咧嘴的，白牙上馋涎欲滴。我的抚摸引得它从嗓子里发出一长串的咆哮。

“你最好别理这条狗，”希思克利夫先生以同样的音调咆哮着，跺了一下脚来警告它。“它是不习惯受人娇惯的，它不是当作宠物养的。”接着，他大步走到一个边门，又大叫：“约瑟夫！”

约瑟夫在地窖的深处隐隐约约地咕哝了两句，可是并没有要上来的样子。

① 仿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女主角对自己倾慕的公爵所言。

因此他的主人就下地窖去找他，留下我和那凶暴的母狗和一对狰狞的蓬毛牧羊犬面面相觑。这对狗同那母狗一起对我的一举一动提防着，监视着。我静静地坐着，并不想和犬牙打交道。然而，我以为它们不会理解沉默地蔑视，便对这三条狗挤眉弄眼地做起了鬼脸，我脸上的某种变化激怒了狗夫人，它忽然暴怒，跳上我的膝盖。我把它一下扔了回去，又急忙把那张桌子拉过来，挡在我们中间。这举动惹起了公愤，六只大小不同、年龄不一的四脚恶魔，从藏身之处一下跳了出来。我觉得我的脚跟和衣边尤其是攻击的目标，我一面尽可能有效地用火钳来挡开较大的斗士，一面又不得不大声求援，请这家里的什么人来重建和平。

希思克利夫和他的仆人迈着烦躁的懒洋洋的脚步，爬上了地窖的阶梯，我觉得他们和平常一样，没有加快一秒钟，虽然炉边已经给撕咬和狂吠闹得大乱。幸亏厨房里有人快步走来，一个健壮的女人，她挽着衣裙，光着胳膊，两颊火红，挥舞着一个煎锅冲到我们身边，而她的舌头运用也像挥舞那个武器一样，像变魔术一样平息了这场风波。等她的主人上场时，她已如风暴过后却还在起伏的海洋一般，喘息着。

“见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受到了这样的怠慢之后，他还这样瞅着我，可真令人难以忍受。

“是啊，真是见鬼。”我咕噜着，“先生，就是那群魔鬼附体的猪^①也不会像这些畜生这样凶神恶煞般的。您倒不如把一个生客丢给一群老虎的好！”

“不管是谁，只要什么也不去碰，它们是不会找他麻烦的。”他说，把酒瓶放在我面前，又把搬开的桌子归回原位。

“狗是应该警觉的。喝杯酒吗？”

“不，谢谢您。”

“没挨咬吧，你？”

“我要是给咬着了，早就给那咬人的畜生打上戳子了。”

希思克利夫的脸上现出笑容。

“好啦，好啦，”他说，“你是慌了神了，洛克伍德先生。喏，喝点儿酒。这所房子里客人极少，所以我得承认，我和我的狗都不大知道该怎么接待客人。先生，祝你健康！”

我鞠了一躬，并且回敬了他，我开始觉得为了一群狗的失礼而坐在那儿

① 引自《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八章第32—33节，其中记载了为魔鬼附身的一群猪冲下山崖坠入湖中淹死的故事。

生气可有点傻。此外，我也不愿意让这个家伙再看着我幸灾乐祸，因为他的情绪往那方面转了。

也许他也已察觉到，觉得得罪了一个好房客未免愚蠢，说话就不再那么生硬了，提起了他认为我会有兴趣的话头，谈到我目前住处的优缺点。我发现他对我们所涉及的话题是非常精明的，在我回家之前，我居然兴致勃勃，提出明天再来拜访。

他显然不希望我再打扰，可我不管怎样还是要去。我觉得同他一比，我居然如此爱好交际！真是不可思议。

第二章

昨天下午雾气重重，天气寒冷。我很想把这段时光消磨在书房的壁炉边，不愿意跋涉穿过石楠草荒地和一片片泥淖，到呼啸山庄去。

然而等到吃过正餐（请注意：我在12点与1点钟之间吃午饭，而可以当作这所房子的附属物的管家婆，一位慈祥的太太却不能，或者并不愿理解我请求在5点钟开饭^①的用意）我怀着这个懒惰的打算上了楼，一进屋就看见一个女仆跪在那儿，身边放着好些刷子和煤桶。正在把一堆堆煤渣压在炉火上，扬得满屋都是讨厌的煤灰。这番景象让我只好立刻转身回来。我拿了帽子，走了四里路，到了希思克利夫的花园门口，刚好躲过了一场今年初降的鹅毛大雪。

在荒凉的小山包上，泥土结着黑霜变得生硬，寒气侵入骨髓。我弄不开门链，就跳了进去，顺着两边蔓延的醋栗树丛的石路跑。我白白地敲了半天门，一直敲到我的手指骨都痛了，犬吠大作，也无人回应。

“这一家真可恶！”我心里直叫，“你们这种天生来的刻薄怠慢，让你们活该与人老死不相往来。我起码还不至于大白天的也把门锁上吧。我可不管，我要进去！”如此决定了。我就抓住门闩，使劲摇它。苦着脸的约瑟夫从谷仓的一个圆窗里探出头来。

“你干啥？”他大叫，“我家老爷在羊圈，你要跟他说啥，就从这条路口绕过去。”

“里边没人来开门吗？”我也叫起来。

“除了太太，没人，就由着你骂到半夜，她也不会开门。”

“为什么？你就不能告诉她我是谁吗，呃，约瑟夫？”

“别找我！我可不管。”这个家伙咕噜着，又不见了。

雪开始越下越大了。我抓住门把手，以图再试。这时一个没穿外衣的年轻人，扛着一根草耙，在后面院子里出现了。他招呼我跟着他走，穿过了一

^① 不同地区和阶级用正餐的时间不同，伦敦人普遍比乡下人晚，而此处的管家却按照当地习惯开饭。

个洗衣房和一片铺平的地，那里有煤棚、抽水机和鸽笼，最后进入昨天接待我的那间又宽大、又暖和，又舒适的堂屋。煤、炭和木材混合在一起燃起的熊熊炉火，使这屋子放出了光彩。在准备摆上丰盛晚餐的桌旁，我很高兴地看到了那位“太太”，以前我从没想过，他家里还有这么个人存在。我鞠了一躬，站在那儿，以为她会叫我坐下。她盯着我，把身子朝椅背上一靠，仍旧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风雪可真厉害！”我说，“希思克利夫太太，恐怕大门因为您的仆人偷懒而大吃苦头，我可是费了好大劲儿才让他们听见我在叫门！”

她就是不开口。我瞪眼，她也瞪眼。不管怎么说，反正她把目光定在我身上，使人十分不安，而且很不愉快。

“坐下吧，”那小伙子粗声粗气地说，“他就要来了。”

我服从了，轻轻咳了一下，称呼那恶狗为朱诺^①。临到第二次会面，它总算赏脸，摇起尾巴尖叫，表示我是熟人了。

“好漂亮的狗！”我又开腔了，“你有意把那些小狗崽分出去吗，夫人？”

“那些不是我的。”这可爱可亲的女主人说，比希思克利夫夫人所能回答的腔调还要更冷淡些。

“啊，原来你宠爱的东西在那儿！”我把身子转向一个不大起眼儿的座垫，上面好像是毛之类的东西，接着说下去。

“宠爱那些东西才怪呢！”她轻蔑地说了一句。

倒霉，原来是堆死兔子。我又轻咳一声，向火炉凑近些，又把今晚天气不好的话评论了一通。

“你根本就不应该出来。”她说，站起来去拿壁炉台上的两个彩色茶叶罐。

她原先坐的地方是背光的，此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出了她整个的形体容貌。她很苗条，显然还没有过青春期。体态优美，还有一张我生平从未见过的绝妙的小脸蛋。五官纤丽，非常漂亮。淡黄色的鬟发，倒不如说是金黄，松软地披散在她那纤细柔嫩的脖子上。至于眼睛，要是眼神能显得和悦些，就更使人无法抗拒了。对我这容易动情的人说来倒是常事，她这双秀目流露出来的只是介乎藐视一切和有点无可奈何的神色，让人看了只觉得别扭。

那些茶叶罐，她够不着。我动了一动，想帮她一下。她猛地扭身向我，像守财奴看见别人打算帮他数他的金子一样。

① 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的妻子，此处主人公称房东家的狗为朱诺是友好的表示。

“我不要你帮忙，”她脱口而出，“我自己拿得到。”

“请你原谅。”我连忙回答。

“是请你来喝茶的吗？”她问，她一边要我回答，一边把围裙系在她整洁的黑长袍上，然后站起来，拿一匙子茶叶正要往茶壶里倒。

“我很愿意喝杯茶。”我回答。

“是请你来的吗？”她又问。

“没有，”我说，勉强笑一笑，“你就是照理该请我的人呀。”

“您正好请我喝茶。”

她把茶叶甩了回来，把匙子和所有东西都放回去，然后满脸不高兴地又坐在椅子上。她眉头紧皱，孩子似的撇着嘴，就要哭出来。同时，那年轻人已经穿上了一件相当破旧的上衣，站在炉火前面，用眼角瞅着我，就像我们有尚未清算的不共戴天之仇。我渐渐疑惑，他究竟是不是仆人。他的衣着和语言都显得没有教养，完全没有那种在希思克利夫先生和他太太身上所能看到的优越感。他那厚厚的棕色鬈发乱七八糟，从未修剪，他的胡子像头熊似的布满面颊，双手像普通做活儿的工人一样变成了棕黑色，可是，他的态度很随便，甚至有点傲慢，丝毫没有露出家庭仆役那种察言观色、小心侍奉的样子。既然缺乏关于他的地位的明显证据，我认为最好还是不去注意他那古怪的举止。五分钟以后，希思克利夫进来了，多少将我从不自在的境地解脱出来。

“您瞧，先生，我说好要来了就来了吧！”我叫道，装着高兴的样子，“我担心要给这天气困住半个钟头呢，您能不能让我在这儿避一下？”

“半个钟头？”他说，抖落了衣服上的雪片，“我奇怪你竟会专门等暴风雪这么大溜达到这儿来。你知道，你有陷进沼泽地的危险吗？熟悉这些荒野的人，还经常会在这样的晚上迷路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的天气是不会转好的。”

“或许我可以在您的仆人中间找一位带路人吧，他可以在我田庄那边过夜，您能给我安排一位吗？”

“不行，我不能。”

“啊呀！真的！我就得凭我自己的本事了。”

“哼。”

“你是要沏茶啦？”身穿褴褛上衣的那小伙子一边把那凶狠凝视的目光从我身上转到那位年轻太太身上，一边问道。

“要给他沏点儿茶吗？”她问希思克利夫。

“准备好，行吗？”这就是回答，他这声回答这么粗暴，把我吓了一跳。这句话的腔调露出他真正的坏性子。我再也不想称希思克利夫为一个绝妙的人了。茶预备好了之后，他就这样请我——

“好了，先生，把你的椅子往前挪挪。”于是我们全体，包括那粗野的年轻人在内，都拉过椅子来围桌而坐。大家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整个屋子鸦雀无声。

我想，如果是我引起了这块乌云，那我就该负责驱散它。他们不能每天都这么阴沉缄默地坐着吧。无论他们有多坏的脾气，他们平常也不至于总是这样愁眉苦脸的吧。

“奇怪的是，”我在喝完一杯茶，接过第二杯的当口开始说，“奇怪的是习惯如何形成我们的趣味和思想，很多人就不能想象，像您，希思克利夫先生，这样过着完全遁世隐居的生活，究竟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可是我敢说，有您一家人围着您，还有您可爱的夫人作为您的家庭与您的心灵上的主宰——”

“我贤惠的太太？”他打断我的话头，脸上露出一副凶神恶煞般的冷笑。“她在哪儿？我可爱的夫人？”

“我的意思是说希思克利夫夫人，您的太太。”

“哦，是啦，啊！你指的是，尽管她的肉体已消逝，她的灵魂还站在家族保护神的岗位上，而且守护着呼啸山庄的产业。是不是这样？”

我自觉失言，想尽力弥补。我本该看出双方的年龄相差太大，不像是夫妻。一个大概40岁了，正是精力健壮的时期，男人到了这个年纪，很少会异想天开，一位大姑娘会由于爱情而嫁给他。那种梦是留给我们到老年聊以自慰的。而那另两位则看来还不到17岁呢。

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坐在我身边的这个乡巴佬儿，用茶缸喝茶，用没洗过的手拿面包吃，也许就是她的丈夫，希思克利夫少爷，当然是啰。只因为她全然不知道天下还有更好的人，结果就是将自己活活埋葬！憾事！我必须当心，我可别引起她悔恨她的选择。”最后的念头仿佛有点自负，其实倒也不是。我旁边的这个人在我看来简直可以说令人生厌。根据经验，我知道我多少还有点吸引力。

“希思克利夫太太是我的儿媳妇。”希思克利夫说，这一下就确证了我的揣测。他说着，调过头以一种特别的目光向她望着，一种憎恨的目光，除非是他脸上的肌肉生得极反常，不会像别人一样表现出他心灵的语言。

“啊，当然，我现在看出来啦，你真是艳福不浅，拥有这位仁爱为怀的

仙女。”我转过身来对我这位邻座说道。

这一下可比刚才更糟了，这年轻人脸上通红，握紧拳头，简直想有动武的架势。可是他好像马上又镇定了，这通怒火只化为一句冲我而来的狠话，压下了这场风波，这句话，我假装没注意。

“不幸，你都没猜中，先生。”我的房东说，“我们两个人谁都没有这份殊荣有那个你说的这位吉祥仙子，她的男人死啦。我说过她是我的儿媳妇，因此，她当然是嫁给我的儿子了！”

“这位年轻人是？”

“当然不是我的儿子！”

希思克利夫又笑了，好像把那个粗人算作他的儿子，这玩笑开得未免过于鲁莽了。

“我的姓名是哈顿·肖恩，”另一个人吼着，“我还是劝你，对他放尊重点儿。”

“我没有表示不尊敬呀。”这是我的回答，心里暗笑他报出自己的姓名时的庄严神气。

他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我也回瞪了他一眼，唯恐我会耐不住给他个耳光，或是笑出声来。我开始感到在这个愉快的一家人中间，我的确是碍事的。那种精神上的阴郁气氛不只是抵消，而且是压倒了我四周明亮的物质上的舒适^①。我决心要小心谨慎，不要在这个屋顶下面第三次冒失了。

吃喝完毕，谁也没说句应酬话，我走到窗前查看天气。我见到一片悲惨的景象：黑夜提前降临，天空和群山混杂在一团寒凛的旋风和使人窒息的大雪中。

“现在没有带路人，我恐怕不可能回家了。”我不禁叫起来。

“道路都看不见了，就是还能看见道路，我也看不清往哪儿迈步啦。”

“哈顿，把那十几只羊赶到谷仓的走廊上去，要是整夜留在羊圈就得给它们盖点儿东西，前面也要挡块木板。”希思克利夫说。

“我该怎么办呢？”我又说，更焦急了。

没有人搭理我。我回头望望，只见约瑟夫给狗送进一桶粥，希思克利夫太太俯身向着火，烧着火柴玩，那是她刚才把茶叶罐放回原处的时候从壁炉架上碰下来的。约瑟夫放下了他的粥桶之后，找碴儿似的把这屋子浏览一通，扯着沙哑的喉咙喊起来：

^① 指炉火和茶点。

“我真奇怪别人都出去了，你怎么能就闲待在那儿站着！可你是没出息的，说也没用！你一辈子也改不了，就等死后见魔鬼，跟你妈一样！”

我一时还以为这一番滔滔不绝是对我而发的。我大为愤怒，便向这老流氓走去，打算把他踢出门外。但是，希思克利夫夫人的回答止住了我。

“你这老不要脸的伪君子。”她回答，“你提到魔鬼的名字时，你就不怕给活捉吗？我警告你不要惹我，不然我就要特别请它把你勾去。站住！瞧瞧这儿，约瑟夫，”她接着说，并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大黑书，“我要给你看看我学魔术已经进步了多少，不久我就可以完全精通。那条红牛不是偶然死掉的，而你的风湿病不能不算作天赐的惩罚。”

“啊，歹毒，歹毒。”老头喘息着，“求主拯救我们脱离邪恶吧。”

“不，浑蛋！你这个没人要的伪君子，滚开，不然我要狠狠地揍你啦！我要把你们全用蜡和泥捏成模型^①，谁先越过我定的界限，我就要，我不说他要倒什么样的霉，可是，瞧着吧！去，我可在瞅着你呢。”

这个小女巫那双美丽的眼睛故意装出一副恶毒的样子。约瑟夫真的吓得直抖，赶紧跑出去，一边跑一边祷告，还嚷着“恶毒”。我想她的行为一定是出于无聊闹着玩玩的。现在只有我们俩了，我想对她诉诉苦。

“希思克利夫太太，”我恳切地说，“您一定得原谅我麻烦您。我敢于这样是因为您既然有这样一张脸，我敢说您一定心肠也好。请指出几个路标，我也好知道回家的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就跟您不知道怎么去伦敦一样。”

“顺你来的路走回去好啦，”她回答，仍然安坐在椅子上，面前一支蜡烛，还有那本摊开的大书。“很简单的办法，也是我所能提的顶稳当的办法。”

“那么，您要是听人说发现我死在大雪覆盖的沼泽或是坑洼里，您的良心就不会低声说您也有部分的过错吗？”

“怎么会呢？我又不能送你走。他们都不许我走到花园墙那头的。”

“您送我！在这样一个晚上，为了我的方便就是请您迈出这个门槛，我也于心不忍啊！”我叫道，“我要您告诉我怎么走，不是领我走。要不然就劝希思克利夫先生给我派一位向导吧。”

“派谁呢？只有他自己，肖恩、泽拉、约瑟夫、我，你要哪一个呢？”

^① 指的是巫术，即将用蜡和泥捏出某人的形象，然后在上面使用针刺、刀砍、火烧等，并念巫辞加以诅咒。